

中美合作抗日秘錄(三)

費雲文

破壞浙東交通阻敵

長沙衡陽戰役時，日軍曾以其駐在浙江金華一帶的第十三軍，向浙贛邊境進攻，作佔領贛南的趨勢，以為策應。日軍第十三軍的七十師團於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六月八日由金華西進，廿六日攻陷衢州；由於我國軍的堅強抵抗和我「忠救軍」在浙贛路上的襲擊，日寇無力再進，廿七日被迫退回金華。

戴笠先生為牽制此處日軍，使其遭受困擾，無力再興攻勢，特下令「忠救軍」加強對浙贛鐵路沿線的破壞。九月，「忠救軍」挑選了一支三百人的突擊隊，隨同美員帕金少校等十二人，前往破壞諸暨附近的鐵橋，遭遇日軍攔截，發生激戰；以致擔任破壞橋樑的一組人員無法接近目標，另一組破壞鐵軌的人員却冒死滲入目標區，在鐵道上引發十三枚炸彈，毀壞鐵軌五處，哨舍二所。但「忠救軍」也付出了陣亡七人的代價。

十月，在「中美第一班」任教的薛格里斯上尉 (Jacob c. Siegrist) 等美員五人，會同「忠救軍」的一支突擊隊向同一地區，再發動一次突

擊，成功的炸毀了廿處鐵軌和兩座橋樑。

十一月，「忠救軍」再組成一支名為「規條組」的破壞隊，專對鐵路附近的日軍倉庫堆棧加以突擊破壞，薛格里斯等五人也隨行參加；結果在諸暨附近縱火焚毀日軍的堆棧，毀去約十萬加侖汽油和煤油，還有六百箱的彈藥。

當九月份第一次破壞諸暨鐵橋成績不太理想時，却有件對此後突擊大有幫助的意外事件；一位偽軍上校軍官徐某，因為被「忠救軍」的火力擊傷，被我俘獲，當他傷愈之後，決心棄暗投明，負責帶來他所指揮的五百名偽軍投降「忠救軍」。於是十一月間，美方教官負責浙贛路方面考察指導的赫爾，和他合作，挑選了投降的一百卅一名勇敢偽軍，分為兩批；計劃炸毀諸暨以南約六十哩安華村附近的鐵道，截住一列火車。

這次突擊破壞，有一個特點，除了使用易於爆炸的塑膠炸藥以外，還配合使用了一種新的「布奈爾說服者」的爆炸器材。日軍因為所控制下的鐵道，經常受到破壞，於是研究出一種防範的方法：在每一列火車頭前面配上兩節檯車，如果碰上炸藥，被炸毀的將是空檯車，而不是火車頭

和整個的列車。「布奈爾說服者」正是針對這種防範方法而設計的裝置，裏面有一種延時行動的裝置「顫動型的觸發器」，埋在鐵軌下面，事先可以預定受震動的次數，然後才引起爆炸。

赫爾和突擊隊出沒山地，到達基地一百哩外的安華村鐵道邊，得到當地民衆和村長的接應，黑夜中埋下了廿磅塑膠炸藥，裝上了兩枚「布奈爾說服者」，結果順利的炸毀了車頭和後面的五節車廂，使日軍又受到一次意外的損失。

日軍受到一連串的突擊破壞，非常焦急，於是發動了一次帶有礮火的搜索戰，想「掃盪」這批令之寢食難安的游擊隊；可是，經過了八天的濫射窮追，仍然無法如願。竟然派出一批曾受訓練的行動人員，企圖暗殺赫爾，結果三名被捕，二名逃去。而突擊隊於返回基地的中途，却又在開化焚毀了五座日軍倉庫，燒去汽油廿桶，菜油七百桶，米九擔。

牽制日軍，使其無力從浙東對內陸用兵，除了破壞浙贛鐵路外，還破壞了橫跨錢塘江連絡浙東浙西交通的錢塘大橋。

錢塘大橋，長一千四百公尺，正橋十六孔，

南北兩岸引橋共四孔，分上下兩層，上層爲公路橋，下層爲鐵道橋，建築堅固。自民國卅一年（一九四二）日軍發動浙贛會戰，深入我贛西腹地以後，軍統局即曾經計劃破壞該橋，未獲結果。

「中美所」成立後，遂令「中美第一班」副主任郭履洲負責策劃，進行破壞。當探知日軍對鐵橋防護至爲周密，橋的兩側有鐵欄，欄外架電網；南北兩端各駐日軍兩班，架設機槍，晝夜守護。來往船隻每日上午至下午六時受檢查後始可通過橋下；夜間禁止通航，並以探照燈不時向橋下掃視。白天無法實施，祇有利用黑夜，選擇風雨之夜，輕舟順水，突然偷襲，或能成功。於是遴選善於游泳的行動員八人，攜帶大批黃色炸藥，潛入杭州附近的鄉間，預備小帆船兩艘，俟機執行。

民國卅二年（一九四三）五月廿日，暴風因襲杭州，行動員乘機將兩船用粗繩連結，寬如橋墩，滿裝炸藥，順流而下，緊貼第七橋墩細牢船頭，引燃導火索，當行動員潛泳登岸，兩船已轟然爆炸，但橋墩僅被震傾斜，並未形成重大障礙。是年十月，再令「忠救軍」第二縱隊指揮官余萬選負責徹底破壞。

余萬選派第六團副團長專責進行，經兩個月的策劃推動；十二月八日，派遣行動人員廿餘人，攜帶炸藥一千二百磅，潛入距橋邊六華里的麥林河地方，待機行動。次年二月三日晚，正農曆除夕，風雨瀟瀟，行人絕跡。乃潛往江邊，分乘預先準備的小船，推進橋下；四日零時卅分，齊集大橋南端接近引橋的六、七兩橋墩下裝置炸藥

，一時四十分裝置全畢，分途撤回；五十七分引火爆炸，將六、七兩墩炸毀，達成阻礙日軍交通的目的。

桂柳戰役游擊戰鬪

日軍自攻佔衡陽後，繼續對廣西的桂林和柳州發動攻勢，以貫徹他的打通大陸路線的策略。當時國軍自衡陽撤守後，部隊需要整頓補充，防守桂柳的祇有八個軍，其中僅有三個軍係生力軍，其餘均由湘粵贛各戰場轉戰而來，實力不足十二萬人；而日軍則有十五萬人，分東西北三路同時向桂林進攻，其戰爭目的不僅佔領城市，而係企圖徹底消滅我軍在該區之主力，滅除側背威脅，進而直指貴陽與昆明。我中央洞悉其狡謀，一面從內地飛調湯恩伯兵團南下增援，一面接洽由緬甸遠征軍中抽調已獲美式裝備的新編第六軍回援廣西；在援軍未到達之先，必須設法遲滯日軍的行動，以爭取時間，「中美所」所指揮的「別動軍」和各地情報組織，都肩負有此項協助國軍達成目標的任務。

桂林是西南軍事重鎮，不但存儲很多軍需物品，而且還是十四航空隊的主要航空基地；爲了儘可能的遲滯敵人，最好能堅守桂林一個時期。因此，陳納德將軍對日軍發動了全面的空中攻擊。爲了加強陸空的連繫，從戰場上發現和確定轟炸目標，「中美所」派遣了一組空戰情報官，由麥卡飛上尉（Stan Mc Cattery）率領，協助十四航空隊以無線電來導引飛機對目標物作準備的轟炸。

自八月下旬，麥卡飛的一組人員，在前線奔

波，發生很大作用；九月初，當日軍向零陵全縣進攻時，麥卡飛曾在一天之內，連續七小時指揮八批空中攻擊，卅二架飛機輪番以炸彈機槍攻擊日軍，擊斃日軍一千名、戰馬六百匹、和幾門加農砲；地面上的「別動軍」第四縱隊也乘勢進擊，攻佔日軍一個據點，斃敵三百餘人，使日軍一個約三千人的旅團被打擊得潰不成軍。可是自九月下旬起連朝豪雨，飛機無法出動，而日軍却反而利用湘江的陡漲，從水路上增強了運輸的能量。十月十日，日軍終於攻佔桂林，十一日攻佔柳州。日軍攻陷桂柳後，續於十月廿二日攻佔南寧。當時在南寧的「中美第五班」代主任陶一珊，乃率同中美雙方人員和「別動軍」的第三縱隊徐光英的指揮部，以及受訓部隊，由南寧移往百色；而將第三縱隊的主力，配置於南寧附近和廣西東南部的敵後地區，從事牽制作戰。

南寧的日軍，不予我軍喘息機會，隨即乘虛分兩路進攻百色，一路沿公路由武鳴向田東，一路經賓陽向上林和隆山；我軍部署未定，武鳴、田東、隆山相繼失守，百色兵力單薄，危殆萬分。陶一珊乃電令游擊於南寧和賓陽附近的第三縱隊的第二支隊長李春初，連夜集中兵力突襲日軍後路。李春初奉命後，乃在上林縣屬的鎮圩墟山區，派出兩個大隊兵力，乘黑夜以迅雷之勢分途突襲上林和賓陽兩縣，破壞橋樑截斷日軍後路，日軍受意外損失，驚慌失措，頓時駭遁；次日，攻陷田東和隆山的日軍，也撤返南寧，百色轉危爲安。

第三縱隊挽救了百色的危難以後，仍繼續不斷的襲擾日軍。第一支隊經常從桂東南地區向玉

林和梧州各交通要道，以及丹竹機場，乘夜襲擊，破壞橋樑和機場跑道，焚燒油庫；第二支隊則負責襲擾南寧通往桂北的主要公路與鐵路交通；經常破壞橋樑，截毀日軍補給物資，突擊日軍巡邏隊。第三支隊則截擊日軍在西江方面的水陸交通。大小戰役百餘次，予日軍相當損害，使其常自驚擾，不敢活動。

在南寧的北方，桂柳方面的日軍，繼續沿湘桂鐵路向西進犯，十一月廿七日陷南丹，貴陽震動。當時戴笠先生和梅樂斯副主任先後到達貴陽，原已奉調為「中美所」參謀長的陶一珊也由百色趕來貴陽。因為戰局的緊張，需要加強發動敵後的游擊作戰，以牽制日軍；於是戴笠先生命令陶一珊以「別働軍」副司令的地位，負責指揮「別働軍」在華南地區的各縱隊。陶奉命後與梅樂斯副主任、劉鎮芳等於十二月一日前往移設在鎮遠的「中美第二班」，但第二班的美方總教官杜普拉斯少校(B. P. Du-pras J.)以及四分之三的美籍教官，均已隨同「別働軍」出發作戰；於是再轉往湖南的芷江，在機場與第十四航空隊的第一五戰團機大隊取得聯繫，討論加強提供炸射目標情報和取得聯絡的方法等事項，然後再向東行，與駐在桃花坪的第四縱隊的第三支隊取得聯絡。

在獨山失守後的一天，游擊隊的情報人員，探明日軍運到大批冬季服裝，收藏在寶慶附近大約有三英里面積大的庫房裏，另外還有幾百匹運輸馱馬；但防守頗為嚴密，即使出動我在桃花坪的全部兵力，也無勝算；但如提供芷江的第五戰團機大隊，將是一個最好的攻擊目標。

第五戰團機大隊，原已在寶慶地區對日軍糧倉施以炸射；得此情報後，在「中美所」的兩位美員隨同引導下，冒惡劣氣候，和第四縱隊第三支隊取得陸空聯絡，將日軍的冬服和馬匹炸毀，間接的影響到日軍在貴州的無法深入。獨山經過國軍的猛烈反攻，於十二月八日克復，日軍退至河池。

第四縱隊在桂柳會戰的三個月當中，作戰一百次，斃傷敵軍約三千五百人；第二縱隊作戰五十二次，已盡到牽制日軍的任務。

對日心理作戰工作

對日心理作戰工作，自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六月始逐漸展開。

廣播宣傳方面，首先在重慶的楊家山設立收音室，收聽日方和盟方的廣播，以供心戰的運用。室設收音員英文四人，日文一人；翻譯一人，編輯三人；經常以收音機五部，錄音機四部作業，將各項截收的廣播資料編譯後分送中美雙方有關部門參考。九月，即根據戴笠先生有關心理作戰的重要指示：「必須了解敵人在每一戰役中心理上的影響，然後對症下藥的施以攻心的工作，發揮最高的智慧，運用最巧妙的謀略，打擊敵人」；對在湖南戰場所俘虜的韓國人，加以探詢。以各種方式，瞭解日軍對當前戰事的一般心理反應，同時運用收聽的廣播資料，加以採證；然後歸納分析，製訂攻心辦法，分送上饒神秘廣播站及各站組運用，分以國語、日語、滬語、臺語向日軍偽軍廣播。

漫畫傳單方面，一九四四年八月設立漫畫室，聘請漫畫家葉淺予指導工作人員設計繪製各種抗日宣傳漫畫，運送華府，縮印成小型畫片，運回重慶，裝置於火柴盒等小件物品之中，由工作人員運往陷區散發。以譏笑諷刺的方式，暴露日本國力不繼外強中乾；以及汪逆偽政府搖尾乞憐，為虎作倀，已知必敗，各尋出路的種種弱點醜態。並揭破日軍在各地被炸被襲種種失敗的事實，列舉重要俘虜的級職姓名；被炸沉的艦船名稱噸位；以及傷亡被俘的數字。福州工作組長鄭琦，潛入福州後，立即建立組織，運用親友，散發和張貼各種打擊日偽的傳單標語。以喚醒陷區民衆，堅定其抗戰必勝信念和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使日偽無法蒙蔽欺騙，以打擊其士氣。

謠言攻勢方面，廣州工作站和福州工作組，均曾使用喇聲彈，爆炸時聲響特別巨大，使日軍惶駭震動，疑神疑鬼；加以「中美所」和軍統局在各地常有突擊爆破行動，遂又懷疑是我行動人員前來突襲，紛亂走告，庸人自擾。我工作人員乃把握機會，運用關係，製造謠言；民間紛傳國軍即將反攻，各作內應準備；日偽則人人自危，相互猜忌；於是以此訛傳訛，造成恐怖。

釋放戰俘方面，則利用韓國籍俘虜的仇日心理，予以短期訓練，使其參加我心戰工作；然後放回陷區，暗中傳播有利於我的談論，以收影響日軍士氣的功效。

做製文件方面，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十月，派赴印度學習印刷的工作人员回國；澳門、香港、上海、漢口、天津各地的小型秘密印刷所

也次第成立。於是做製日偽的軍公身份證、通行證，和鈔票，在敵後普遍使用。福州工作組也運用福州日報主筆陳公光的關係，做製各種日偽佈告、公報，無中生有，顛倒是非，日偽的治安秩序，大受影響。

投寄黑函方面，在重慶的心戰工作組，從所蒐集到的日軍高級軍官的人事資料中，找出各人的個性、嗜好、特殊習慣和派系恩怨等特徵；再利用被俘的日軍，儘可能一一查證，然後分區製成資料，用日文寫成心戰黑函，送入敵後投遞。利用日偽郵電檢查，進行挑撥離間。

牽制粉碎日軍企圖

日軍「打通大陸路線」的攻勢，西進部份自退守廣西的河池以後，告一段落；隨即於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一月十九日開始進攻湖南彬州、廣東韶關之間鐵道，進而於二月七日前先後襲佔遂川、南雄、贛州等地的空軍基地。被我第三戰區自浙贛邊區抽調生力軍趕到攔截，始停止前進。

在此期間，「中美所」的敵後秘密行動組和「別働軍」，仍然繼續予以有效的破壞和牽制。

負責廣州和三水一帶行動爆破的「廣三組」，於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十二月廿二日，在內線人員的接應之下，工作人員潛入日軍設在廣州泰和醫院的倉庫；分以定時炸彈裝置於彈藥庫和電料庫中，午夜爆炸，炸毀槍彈和軍用品一百餘大箱，炸斃日軍官兵十餘人。

十二月卅日再破壞三水西南附近的日軍汽油

庫和汽車材料庫，炸毀汽油廿餘大桶和無數的輪胎零件。卅一日再在清遠附近割斷日軍新架設的電話線三千餘公尺。

「別働軍」方面，游擊於粵漢路南段的第一縱隊，在指揮官翟榮基指揮之下爲了牽制廣州地區日軍的北上，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下半年，曾經襲擊日軍五十一次，殲敵一千五百餘。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一月，配合戰局，專攻粵漢鐵道線，一個月中，連續出擊十七次；炸毀火車頭三輛，車廂十三列，拆毀鐵軌五百公尺，俘獲一座日軍電臺，摧毀一座軍事電訊學校。二月，再廣泛襲擊日軍各軍事和交通據點，共出擊卅二次；俘日軍一百五十六人，炸沉汽艇七艘，炸毀飛機一架，橋樑七座，火車頭二輛和汽車多輛。使其鐵道交通一再阻斷，不勝困擾。

游擊於粵漢路長沙到衡陽以東地區的第二縱隊，爲配合戰局，一月間，出擊卅次，斃傷日軍約八百人，並會斃日軍將級軍官一人。

游擊於廣西梧州地區的第三縱隊，爲配合戰局，也出擊七次，斃日軍三百零六人。

游擊於湘西的第四縱隊，爲配合戰局，曾於是年大除夕突擊寧鄉縣城，一舉攻克，俘日軍廿餘名。

另一方面，自長沙淪陷後，「湘鄂贛邊區」人員，由區長唐新和美員錢普率領，從湖南到了江西，在敵後的修水建立了基地，一面訓練人員，一面展開對長江中游日軍運輸船艦的襲擊破壞。當日軍進犯桂柳深入貴州之時，他們牽制的突擊行動更爲積極；邊區組成的行動總隊，經常出入

陷區，炸毀日軍佔領下的鐵路、橋樑、倉庫和火車，同時也在長江發動閃擊，擊沉其運輸船。加以「別働軍」和破壞隊經常在粵漢鐵路沿線各處襲擊破壞，第十四航空隊和中國空軍的不斷猛烈轟炸，使日軍修不勝修；從日軍自己的記載中，也證明了當時的運輸能量，僅九江到武漢一段，已減低到原先的五分之一以下，而由武漢到湘桂的鐵道，更如肝腸寸斷，根本無法安全使用。

日軍爲了貫徹其打通大陸路線策略，動員了十七個師團，四十萬人，馬七萬匹，汽車一萬二千輛，飛機一百五十架，撤除各地支線鐵道用於修補主要幹線；自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四月十七日中原會戰開始到次年二月七日佔領贛州，前後在南北一千五百公里的區域作戰十個月。所得的結果，祇是攻佔了幾處重要的機場和城市，（我國在芷江、安西、老河口、恩施等地重新強化了新的空軍基地，仍然照常以優勢的軍力，不斷的打擊日軍）佔據幾條主要但並不能安全使用的鐵道線而已；對其原擬用以代替海上運輸聯絡南洋的構想，仍如空中樓閣，可望而不可接。而在整個作戰過程中，所感受到的中美空軍優勢空權的壓迫，竟至日間不敢行軍活動的困境；所遭逢到的「中美所」游擊破壞普遍而不停的打擊，也有不勝紛擾窮於應付的痛苦。

因此，日軍於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以及次年初在大陸戰場的最大努力，對轉變態勢解決戰局仍然毫無所得；而所興起的龐大攻勢，也如強弩之末。同時「中美所」本身的努力以及與國軍、軍統局和第十四航空隊各方面的密切合作，

充分的發揮了高度的潛力，達成牽制日軍和擾亂日軍的任務。

策應登陸配合反攻

「中美所」還有一個主要的任務，那就是運用各種手段，接應美軍在我東南沿海登陸，會同國軍向日軍反攻，從決戰中取得最後勝利。

當民國卅一年（一九四二）梅樂斯來華之初，就奉有金氏上將的指示：「在中國沿海妥為部署，準備迎接美海軍在三四年之內的可能登陸」。

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三月中旬，梅樂斯主任再接獲華盛頓聯合參謀本部的電令，具體的說明美軍登陸的日期大概是年十二月；並着其迅速將中國沿海自廈門至上海之間的各港口和登陸海岸，各島嶼和突出地帶，加以詳細調查，製成詳盡的實錄，拍攝照片，以便美艦隊能明確的選擇登陸的港灣和地點，順利的在登陸點建成堅固的前進基地。同時為了登陸後向內陸進軍的迅速方便和補給運輸的能夠適時適切，應當特別注意沿岸各地以及通向內陸的水陸交通情況；一面加強蒐集與海軍有關的情報，一面查明「中美所」所指揮的各游擊部隊，對協同作戰可能貢獻的力量和所能發生的作用。任務達成後，即率領高級參謀人員會同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爾的高級參謀人員返回華府，密商登陸反攻的細節問題。

梅樂斯副主任得電後，即報告戴笠先生要求再度赴東南沿海勘察，加強北自吳淞口，南迄汕頭的情報佈置；加強運用沿海的偽軍和游擊隊，

接濟其武器，以為進攻海島的助力。並希望是項工作於十月底前準備完成。

戴笠先生當即呈准蔣委員長，決定儘力積極協助美海軍達成此項願望，以配合整個反攻決戰；而計劃分從周密觀察東南沿海情勢，加強情報部署；策動海上游擊部隊，加強訓練裝備；調整部署，加強運輸供應等各方面齊頭並進。充分運用「中美所」所指揮的各游擊部隊和行動破壞隊，一面在東南攻佔若干沿海島嶼，然後與國軍協同作戰，進攻某些重要城市，不僅發動全面性的攻擊，而且也發動一連串的小型「打打藏藏」攻勢，使日軍疲於奔命，失去平衡；一面在全國各地，作呼應性質的突擊。

於是，戴笠先生偕同梅樂斯副主任作第二次赴東南沿海從事更詳密的觀察；策動原已與軍統局取得聯繫的海上游擊隊張為邦（即張惠芳、張桂芳），張逸舟等部隊，接受明確任務，在東南設中美第七、八班予以訓練裝備；號召閩省青年從軍報國，設中美第六班，予以訓練裝備；加強部署五個特殊性質的情報網，美方也派員參加。「中美所」的美方工作人員，為了加強東南方面的工作，陸續調往服務，達到美方在華總人數的二分之一；各游擊隊破壞隊均在新的部署之下，為執行此一最具有意義的新任務而努力奮鬥；其效果頗為顯著，而所給予日軍的威脅與損害也較巨大。

戴、梅二次東南之行

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五月，戴笠先生偕梅樂斯副主任抵達福建省建甌的東峯，秘密約會被

人稱為海盜的海上游擊隊的首領人物張逸舟和張為邦的代表。

當時，在華中和華南一帶的海上，有三支自衛武力，一是張為邦的「兄弟幫」，有約兩千人的基本部隊和一萬八千羣衆，總部設在長江口外的崇明島，活動控制的地區從上海到溫州。另一支是張逸舟，有四千人的實力，總部在馬祖島，活動控制的地區為福州以北溫州以南地區。在二張之間，還有蔡公，有五百人的實力。二張原已和軍統局有聯繫，經常提供軍事情報，負責營救被日軍擊落的美飛行人員和中美在敵後工作中失事的人員，有過百人以上紀錄；張為邦且已接受「忠救軍」的指揮，賦予浦東特別破壞的番號，張逸舟甚至還從被美國潛艇擊沉的日本油輪上撈起兩千桶汽油，供應給中美所。

當他們與戴笠先生以及梅樂斯副主任會晤，知道他們將要接受新的任務，對付共同敵人的時候，都非常興奮；建議扣留在他們附近的所有日本人，佔領日軍所佔領的島嶼和燈塔。可是，戴笠先生認為時機尚未成熟，過早的公開了他們的仇敵行動，反而影響了整個的計劃；同時他們愛國的精神固然可感，但作戰的技術和裝備還需要新的灌輸和補充。所以向他們提出了輪流秘密調訓，予以新式裝備的計劃；一面並商定先加強海岸監視，提供情報的具體方法。當他們用無線電徵詢獲得二張本人的同意後，此項專為策應美軍登陸，配合反攻的訓練裝備和加強情報蒐集的工

作，即積極展開。

六月，戴笠先生一行到達建陽，適因設在歙縣

雄村的「中美第一班」所調訓的「忠救軍」人員，亟待裝備，出發作戰；戴笠先生不得不親往主持訓練，密授配合美軍登陸機宜。因此，東南沿海勘察，則由軍統局的人事室主任龔仙舫，「中美所」的編譯組主任劉鎮芳，無線電人員牛威爾，攝影員胡禮巴格，倉庫管理員史密斯等陪同梅樂斯副主任前往。一行十二人，由建陽經南平赴福州，在軍統局閩北站長王調勳、財政部貨運處長江秀清和福建省水上警察總隊長余鍾民等援引之下，作密往沿海勘察的準備。

可是，日軍發動長衡戰役，前鋒已快速長沙，爲使梅樂斯副主任能隨時瞭解敵情，有所適應；戴笠先生乃下令軍統局將每日戰報，抄送「中美所」隨時擇要電告參考，並於十六日赴江西鉛山，趨晤第三戰區顧司令長官祝同，會商戰局。

梅樂斯副主任也接奉金氏上將電令，無論湘粵贛戰局如何變化，仍需於短期內完成對廈門一帶的偵察任務，然後再返重慶。梅樂斯副主任爲了把握時機，完成任務；乃於六月十七日晨改着中服，喬裝傳教士，減少警衛人員，在閩南站長陳達元指引下，由福州經潭頭，登陸長樂縣的梅花鎮，測繪照相，然後循陸路到金峯街，十九日攀登大社和小社間的牛角山，勘察地形，測繪海灣；廿一、二兩日再南下龍田、高山一帶，向平潭、南日島、西灣、內馬尾等處海灣攝影，當時日僞軍隊常在南日附近海面藉檢查爲名，劫掠商賈，是以大小船隻均已停航；梅樂斯副主任一行，無法利用船隻航行的方便，迅速完成沿海逐港逐灣的勘察。於是乃循陸路於廿三日到莆田的涵江

，轉乘民船，經惠安的大小岞抵達崇武；於是沿崇武、晉江、深戶、金井、圍頭、石井、蓮河、金門大小嶼、澳頭、馬巷一帶，勘察照像；再由集美乘舢舨船赴廈門員通港猴嶼拍攝照片，登陸嵩嶼，然後於七月一日抵達漳州。

當梅樂斯、陳達元一行由崇武乘船抵達晉江的祥芝，準備登陸時，岸上的閩省保安團，誤認爲日軍，竟開槍射擊。幸軍統局的泉州組長周馬岱奉命前往接應，及時阻止，始免於難。由圍頭乘船經深戶灣而達蓮河時，適逢退潮，帆船無法控制，竟流向金門島陷區，情勢緊急。幸賴全體人員通力掙扎，中午潮轉後始脫險境。（此事，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三月梅樂斯最後一次來臺時，與陳達元談及猶有餘悸，陳特以牛角所製帆船模型，題敘經過，贈梅留念，以示風雨同舟之意。）

梅樂斯抵達漳州後，隨即偕同陳達元趕赴漳州，與正在處理要公的戴笠先生晤面，報告勘察經過。戴笠先生以西南局勢緊急，先着梅樂斯主任飛返重慶；自己親率陳達元、龔仙舫等由江西經福建的光澤、邵武、建陽，駐東峯，召見浙、閩、贛各單位負責人，指示機宜。有關漳州一帶內陸水陸的勘察測量，派由美員柯克少校在陳達元的指引下積極進行。同時更爲儲訓福建青年，配合美軍登陸，作爲收復金廈、臺澎的先鋒，也與陳達元商定在華安籌設「中美第六班」。

陳達元返漳後，即赴華安籌辦第六班；隨於八月再赴龍岩，會同柯克少校等一行，於十六日返回漳州，視察公路，測量漳江水位。十七日經石碼、海澄到浮宮，十八日設工作站於圳乾社。廿日中午

美雙方人員混合編成三組出發，第一組陳達元、柯克、羅中孚和照相員三人，在海澄、漳浦沿海向廈門和鼓浪嶼各港灣拍照視察；二、三兩組由軍統局閩南站的支臺長謝炳焯弟兄二人陪同美員斯都威等二人，分赴海澄和漳浦視察公路交通情況。任務達成後，帶回重慶交予梅樂斯副主任。梅樂斯副主任回到後方，彙集了所有勘察測量的資料和照片，在執行官諾保中校（C.M. Noble）的協助下，編成一部偵察報告。

另一方面，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上將也指派潘因特（W. J. Partridge）來華，要求「中美所」派員協助其前往東南沿海，勘測港灣的地形水位和交通狀況，和各地可能籌建倉庫、碼頭、機場的設備；並調查日僞在沿海各佔領區內的兵力部署與防衛力量等。

經戴笠先生與梅樂斯主任同意於是年十月派員陪同前往漳州，再由陳達元在「華安班」中挑選機警幹練的學生十二人，施以攝影測量訓練，編成四組；分赴廈門、鼓浪嶼、金門、三都澳、湄州島、南關港、龍田半島等地勘察攝影。其中第一組人員，曾乘舢舨潛赴金門料羅灣，擬登陸拍照被日軍駐太武山的監視哨發現派砲艦截擊，情勢危急，適逢美軍飛機臨空偵察，日艦退避，第一組始得脫險。十月中旬完成任務返回重慶。另設在浙江瑞安玉壺的「中美第八班」，也應美員要求，派周關錫同志陪同美員，由張爲邦部派員掩護，赴浙江沿海攝取港灣照片，交彼參考；連同梅樂斯前次所得照片資料，編成一項「潘因特偵察總報告」，返美復命。

調整部署加強運輸

當時，接受「中美所」訓練裝備和指揮運用的游擊部隊有「別働軍」、「忠救軍」、海上游擊隊，和中美班的教導營；行動破壞隊則有各鐵道破壞隊和水上破壞隊。地區分散，距離重慶的所本部遠近不一；指揮運用有待加強。為配合美軍登陸和國軍反攻，戴笠先生乃根據各部隊的社會和歷史關係，以及整個戰局的需要作通盤考慮；在活動地區和配賦任務上，加以適當調整。同時增設地區指揮機構，各依性質就地全權指揮所屬部隊，為達成任務作果敢行動，不必事事請示重慶所本部；以爭取時效，把握戰機。

東南方面，設「中美所」的前進指揮所（即聯合指揮部）於建陽，指揮「忠救軍」各縱隊，沿海各游擊隊，敵後情報網和沿海監視人員，以及中美第一、六、七、八、十三（廣東梅縣）等五個班；以「中美所」參謀長李崇詩兼任指揮所主任負責指揮，另一位參謀長美員貝樂利上校協助指揮。

「忠救軍」設前進指揮所於浙江於潛的方元舖，總指揮馬志超坐鎮前方，指揮三個縱隊和六十四個地方支隊，在蘇、浙、皖、贛一帶作戰，控制浙贛路北段，京滬和滬杭兩路沿線，以及杭甬路的西段等處鐵道交通。下設三個地區指揮部：

(一) 溫臺指揮部設於瑞安的玉壺，派「忠救軍」參謀長兼「中美第八訓練班」副主任郭履洲兼任指揮官，張為邦為副指揮官；指揮第八訓練班所裝備的四個教導營以及沿海游擊隊；在浙東與

沿海島嶼以及浦東、崇明等地區作戰。(二) 松滬指揮部設於浙江分水的合村（整備時期在孝豐的章村），派前任副總指揮阮清源為指揮官，指揮滬甯附近地區部隊作戰。(三) 郵杭區指揮官，設於浙江桐廬，派第三縱隊（忠救軍原第三、四兩縱隊和原第一班訓練的別働軍第七縱隊合編）指揮官鮑步超兼任指揮官，在富春江和杭州灣一帶作戰。

以閩省青年為基幹的「中美第六班」，和在廣東梅縣訓練游擊部隊的十三班，則設立廈汕指揮站於福建華安（第六班址），派陳達元兼站長，指揮第六班和十三班的教導營和閩南粵東一帶的情報網、游擊部隊，活動於閩南和廣東東部地區。廈汕指揮站成立後，積極展開各種工作，並在平海、崇武、圍頭、南太武、嵩嶼、大鰲、東山、大埕等沿海重要據點，增設氣象觀測站和海岸監視哨；由第六班人員配合美員負責，監視日艦動態，隨時電報重慶，轉知美空軍基地和潛水艇，對盟軍持密切實掌握閩粵沿海制空制海權，頗多助益。而工作人員的冒險犯難，尤多可歌可泣故事。如嵩嶼監視站的林上尉和美員巴遜（Alered. W. Parsons）於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十二月廿三日，經常潛登廈門灣的大嶼島工作，而被日軍捕去，林被害殉職，巴遜被送往日本，戰後才恢復自由，即為顯例。

華中華南方面，以「別働軍」為主力，設華中指揮部於湖南的芷江，派「別働軍」副司令陶一珊兼任總指揮，指揮中美第二第五和第十等三班訓練裝備的別働軍第一、二、三、四、七、十

各縱隊以及第五、六兩縱隊的一部份（第七縱隊為第二班訓練的部隊新成立的番號，和第一班訓練後合併於「忠救軍」第三縱隊的不同；第十縱隊係在息烽的第十班所訓練的湯恩伯兵團的部份游擊部隊所改編），在湘、鄂、贛、粵、桂五省作戰，控制各重要交通線。其間，第一縱隊部署於廣九路的西段和粵漢路南段，第二縱隊部署於廣西南部和西江上游，第二和第四兩縱隊部署於粵漢路岳陽到衡陽一帶，以及株萍沿線，第七縱隊部署於湘桂東段，第十縱隊部署於桂柳之間，第五和第六兩縱隊的一部份部署於隴海路中段和平漢南段，湖北支隊（指揮官徐榮庭）游擊長沙以北，湖北縱隊游擊鄂南。此外，在華中華南的各行動破壞隊，也有適當的部署。(一) 陸上方面：「湘鄂贛邊區行動總隊」以修水為基地，活動於長江中游和南潯鐵路沿線，鄂南工作隊活動於湘鄂邊區（與上述游擊部隊湖北縱隊密取配合），粵漢路鐵道破壞隊則專負責破壞粵漢鐵路車站、倉庫、列車和鐵軌。(二) 水路方面：「湘鄂贛邊區」所屬單位控制長江中游的水上交通（與湘鄂贛邊區行動總隊密取聯繫），洞庭湖水上突擊隊控制湘衡贛邊區的水上交通，沅江水上破壞隊控制湘西的水上交通。

西北方面，由陝壩第四班訓練編成的綏遠獨立支隊，控制平綏鐵路包頭到歸綏的一段；並以第四班為指揮和聯絡的中心。

器材的運輸補給方面，美方的器材係由美國先運印度，然後再轉昆明，每月空運的噸位祇有一百五十噸；而自昆明轉達各前線，尚有千里以

上的路程。加以戰局的動盪，不但運補艱難，供求時有失調之虞；而且也耗費不貲，於是透過戴笠先生運用軍統局所能影響的力量加以支援，甚至動用了軍統局本身爲了維持工作所儲存的兩年十個月的油料，和「中美所」每月經費的百分之六十，始能把工作重點，作適時適切的運補。

自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四月，爲準備策應美軍登陸反攻作通盤計劃後，即着手趕運大批械彈器材往東南。初步由昆明空運兩百噸往衡陽，準備改裝汽車再運建陽；另以運輸機七架，裝

運若干噸直飛贛州，轉運華安。不料空運衡陽的械彈器材，未及轉運，而日軍已攻陷長沙，直指衡陽，飛機空襲，地方疏散，秩序大亂，該批物資有失落資敵可能。當時戴笠先生正在東南會晤顧祝同長官，於是趕往衡陽附近，親自指揮搶救轉運工作，舉凡車輛的調度，油料的分配，警衛的派遣，均躬親主持。以大卡車一百餘輛，分兩梯次循公路運往贛州，當第二梯次五十三輛正在裝運時，適逢日機臨空掃射；中美所的人員和裝運工人，在戴笠先生臨危鎮定的感召下，照常冒

險工作，終於迅速而順利的達成任務，未受損失。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由於贛州、遂川等航空中途基地陷敵，對東南的運補更爲不易；乃採用半噸重的小包裹，試行空投，首先在潭安試行成功，然後普及於各地，對修水行動基地，即曾一次空投達一萬磅之多。同時，梅樂斯副主任更派麥克飛等赴菲島和美軍洽商，訂立「頂好作戰計劃」，由菲島空運補給物資至漳州和福州機場，七月底，已由每天五百磅劇增到三千磅。

（未完待續）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鵑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台幣貳佰壹拾元

名作家褚問鵑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生動翔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鄉。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却有情。十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瑩瑩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全書分裝叁冊合售貳佰壹拾元，歡迎購閱。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